

第十八段 瘦翁喜逢神龍客 雪香得近自芳館

蘭瘦翁自得艾炙偽書，以為梅氏真個已娶，遂有為女相攸之意。猗猗聞之愁動顏色。其婢芷馨曰：「梅家已背盟姻，老爺理合為小姐擇一坦腹，何故愁悶乃爾？」猗猗曰：「託身為女，真是水上浮萍飄泊無定。幸而浮於池沼之上，得依清流；不幸而汨於污泥之中，被人踐踏皆不能知。似我茫茫無主，正不知作何歸結。」芷馨曰：「月老多情，諒必不亂繫人足。以小姐如此才貌，定把赤繩牽一個好郎君，自不令蘭艾同岑、薰莫辨。」

一日，艾炙見破了梅氏婚姻，自鳴得意，遂復央人向瘦翁說，欲為中屏之選。瘦翁見艾炙為人未能免俗，辭之。炙心計已窮，亦不復生妄念。

瘦翁遍閱西泠人物，絕無中意，時時為此事掛懷。惟西子廟老僧月鑒與為契合，常來廟中消遣。是日走到廟中，卻值雪香外出。月鑒迎至佛堂坐談半晌，忽見壁上雪香題西子絕句，問月鑒曰：「此詩甚佳，是何人所作？」月鑒曰：「近來敝寺寓有一位秦相公，係武陵人，甚是秀雅，這詩就是他前日作的。」瘦翁曰：「何不請來一見？」月鑒曰：「彼已出外去了。」瘦翁曰：「幾早可回？」月鑒答以不知。復縱談了多時，瘦翁辭去，將行謂月鑒曰：「煩對那姓秦的說，明日不要出去，我定來會他一會。」月鑒應諾。瘦翁既去，雪香回寺。月鑒曰：「老僧契友賈遁翁見相公題壁絕句，大為歎賞，明日定來會你。」雪香喜不自勝。乃曰：「明日靜候此翁。」

入夜獨自思曰：「這賈遁翁見我題壁詩句，便覺留情，倘若明日見面必更加歡喜，或者將他女兒招我快婿，那時我梅雪香，正不知天壤間復有何樂！」想到此處不禁手舞足蹈，忽又轉念曰：「倘他女兒是個有婿羅敷，我這番心計豈不又空費了？」又曰：「不管他有婿無婿，且訪個的確消息再作計較。若是這一顆明珠早被他人賞識，那是我梅雪香無緣，祇好空自惆悵而已；若猶未也，我梅雪香今生不能與他作並頭蓮，則當披髮入山，誓不向人間再尋並蒂。」如是左思右想，一夜無眠。

次日，蘭瘦翁果來。梅雪香見瘦翁古貌清臞，超然塵外，早心異之。瘦翁一見雪香玉貌珊珊，豐神絕世，亦暗地稱奇。笑謂月鑒曰：「此即所謂秦君耶？昨欽妙句，今接光儀，何幸如之！」雪香曰：「小生初到上方，早聞月鑒大師道及賈翁品望。每欲一接請談未得其便，今日何啻三生！」瘦翁曰：「昨日問及月鑒，知君為武陵人。貴鄉桃源，自古稱為仙境，君殆靈秀所鐘，致令老眼一見，幾疑為天上人。」雪香曰：「賈翁如此過譽，真令慚愧愈增。」瘦翁又細詢問，雪香俱假詞以對。瘦翁曰：「想必琴瑟在御，定傳二美？」雪香曰：「東床未設，尚無有坦腹處。」瘦翁曰：「以君才貌，何竟無欲得為快婿者？」雪香曰：「小生著眼太高不肯降格相求，是以遷延未遂。」瘦翁一聞此言，因思：「女兒猗猗若得此人為配，洵稱佳偶。」遂欲面試其才，乃出白扇一柄請題詩句。雪香曰：「既乏李杜之文，又無鍾王之筆，何敢亂書蒲葵致貽笑柄。」瘦翁曰：「一見恍若平生，不必作此俗套。」雪香請題。即指廊外雁來紅為題。雪香不待思索，援筆立成一絕，題於扇上：

葉葉枝枝七尺珊，雁催紅上碧欄干。

想從塞外風塵裏，帶得秋光與佛看。

瘦翁曰：「恰是雁來紅，恰是寺觀雁來紅。不待七步，即成佳作，非才思敏妙不能若此；且字挾風霜，神清骨秀，已入右軍之室，能不令人拜服。」雪香曰：「賈翁如此抬舉，何以克當。」月鑒曰：「遁翁老友從不肯奉承人，今日誇美秦相公，實非虛語。」三人談至日暮方散。

瘦翁歸，語夫人池氏曰：「今日為女兒覓得一快婿。」池氏曰：「是哪家？」瘦翁曰：「是武陵人。姓秦名諧晉，別字雪香，年不過十七八，貌勝潘安，才如李白。今日我欲面試其才，即面作詩題於扇上，你拿去看看。」池氏見詩亦喜，因問曰：「不知他家聲如何？」瘦翁曰：「我已問過，彼係桃源望族。」池氏又問曰：「知他已定親否？」瘦翁曰：「尚未。」池氏曰：「女兒衡詩最刻，我將這扇與他看看，不知他如何說。瘦翁曰：「亦可。」

池氏遂走到自芳館，將扇遞與猗猗，曰：「這是你父在西子廟，遇見一個姓秦的題的詩，孩兒你看好否？」那自芳館是猗猗讀書處，臥室亦在其中，猗猗題額云「夢瑞」，對聯云：

溪頭雨過秋仍瘦，池畔風來夏亦清。

是日，見母持扇與之，猗猗將詩一看，問曰：「這姓秦的必不是西泠人。」池氏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猗猗曰：「西泠沒有這樣才子。」池氏曰：「是武陵人，才貌雙絕。你父親一見甚喜，故把扇子請他題詩。」猗猗曰：「洵未易才。」

池氏出，猗猗謂芷馨曰：「前久雨初晴，我與你偶啟後戶，見一書生貌勝子都，或者就是此人。」芷馨曰：「我前日見那書生，亦疑不是西泠人。」猗猗曰：「若這題詩的就是那人，真可謂才貌雙絕。」芷馨曰：「祇可惜是異鄉人。」二人歎息一會而罷。

池氏既出，謂瘦翁曰：「猗猗孩兒亦取這詩。」瘦翁曰：「此時與他初會，姻親之事未便遽提，我欲接到我家居住，緩緩央人為媒，言及此事。」池氏曰：「理合如此。祇是接到家裏，在何處安置他哩？」瘦翁曰：「自芳館北頗可。」池氏曰：「自芳館北與女兒臥室相近，大有不便。」瘦翁曰：「中間筑一道牆，隔斷南北可也。」池氏曰：「如此方好。」乃鳩工築牆，工竣，遂請雪香到自芳館北居住。